



教育詩

刘道玉与他的学生挚友们

本书讲述了刘道玉老校长与亲人、学生、挚友间感人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刘道玉教育生涯的全景图。刘道玉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他对教书育人这一伟大的事业有着自己独到严谨的见解。从一个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老校长将教书育人这一事业做得像诗歌一样美。

野莽◎著

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但我不悲观。我相信，历史会前进，未来中国会产生一批理想的大学。

刘道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野莽◎著

教育詩

刘道玉与他的学生挚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诗——刘道玉与他的学生挚友们 / 野莽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411-3592-7

I. ①教… II. ①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0157 号

JIAOYUSHI

教育诗

LIUDAORYUYUTADEXUESHENGZHIYOU MEN

——刘道玉与他的学生挚友们

野莽◎著

责任编辑 张春晓
责任校对 韩华
责任印制 喻辉
封面设计 任晓强
版式设计 张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239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30千
版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1-3592-7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相拥在凄风苦雨中 / 001
- 老黄牛在寒冬死去 / 015
- 天才少年的西行之路 / 027
- 比金子还贵的希望 / 038
- 送一只受伤的鸟儿飞过重洋 / 046
- 战士间互励的目光 / 055
- 历过四季的竹与兰 / 070
- 被遗弃在山上的法宝 / 075
- 挖出埋在大山沟里的书 / 082
- 别了，亲爱的环境 / 085
- 为了非凡的建筑 / 092
- 择木而栖和孔雀东南飞 / 101
- 东方的异星在西天陨落 / 117
- 西风美雨中国心 / 134
- 一语道破学分的天机 / 147
- 误入病毒系的金融大亨 / 153
- 放你到天空翱翔 / 157

大海能容下一枚肥皂章 /	161
在中国的青山绿水间 /	167
快乐学院的快乐王子 /	172
女大学生宿舍 /	185
生活的路遇上好人很宽 /	189
一次真正的竞选 /	195
解兔子于砧板之上 /	199
寿山石上的“我师我父” /	205
幸福的迷路 /	215
哲学的归去来 /	225
回眸一望的雁阵 /	234
寄存在枫园的长诗 /	238
莫愁“乾隆”不知己 /	248
屹然挺立在校长面前 /	253
刘公抖擞选英才 /	261
诞生在桂园的珞珈之子 /	267
雄壮的班歌 /	275
啊，樱花 /	283
无处安放的铜像 /	292
作家·状元·和尚 /	297
穿过高墙的叮咛 /	303
蒙娜丽莎的画像 /	313

相拥在凄风苦雨中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被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新中国称之为老大哥，处处唯马首是瞻，首先要学习它的语言。早在刘道玉考入武汉大学之前，就读襄阳中学的时候，新中国的多所大、中学校已基本结束了资本主义英语的课程，而全部转入社会主义的俄语，俄语成了中国学生的第一外语。其实这个第一，在很多地区也是唯一，特别在湖北省。新中国成立前的武汉大学原本有很好的英语系和英语教授，在世界两个阵营的斗争中，英语系被合并到了中山大学，英语教授则一部分随往广州，一部分改学从来不会的俄文，那是真正的急用先学，现买现卖，夜间自己学了，白天再教学生。

谁都没有想到，化学系 752 班大学新生刘道玉的俄语成绩好得惊人。第一堂俄语课，来自鄂西北山区的这位放牛郎一声悠扬响亮的弹音把全班师生都镇住了，这个卷舌音可是俄语初学者们最要命的，它像通往俄语之境艰难道路上的一个暗堡，曾经挡住了多少有志者向莫斯科前进的脚步。整个班上，除了黑龙江的一名男生因长着一条得天独厚的伶俐舌头而没有阻力外，其他许多聪明人物直到毕业也没练会。据克鲁普斯卡娅著的《列宁回忆录》说，她的战友和丈夫，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同志都没掌握这个弹音的方法，他还是俄国人，俄国伟大的演讲家呢。

因此当着本班班长的刘道玉，当仁不让又成了俄语课的代表。那时候，



他所喜欢的俄语女老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发音纯正，吐词流利，人也长得修长俊美。夏天穿一条蓬肩掐腰的苏联布拉吉，从汉江水面吹来的微风袭进教室的窗口，轻轻拂动着她那印了红花绿叶的裙裾，让人联想起站在峻峭岸上的喀秋莎。听她用俄语唱《红莓花儿开》，歌声真的就像明媚的春光，全体少年男生每次都会被她深深陶醉，沉浸在一种全身心的愉悦之中。

他发现有女生暗暗地关注他，正如他暗暗地关注上了一位名叫刘高伟的女生。半个世纪以后，他在自己的传记《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满怀深情与得意地描写了这位最终成了他伴侣的城市姑娘：“她扎着一对一尺多长的乌黑的辫子，脸上两个甜甜的小酒窝，穿着阴丹士林的工装裤，一双带襟的黑布鞋和白色的短袜，充分展示出女性青春活力的美。特别是她开朗的、积极向上的性格，良好的群众关系，善于做社会工作的能力，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爱笑，笑得很甜、很爽朗，往往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笑声，因此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浑名叫‘鸦雀’。”

不过，他并没有暗自祈祷丘比特用神箭为他射下那只可爱的鸟儿，这里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要做诺贝尔式的化学家和发明家，而诺贝尔醉心化学，终身不娶；二是那只小鸟出生于大城市里世代书香的温巢。“穿着阴丹士林的工装裤”的身上固然没有半点小姐的做派，但她确是个城里小姐，不少同样出生于大城市的少爷向她表示爱慕都未得其果，他一个从小在蔡阳铺大刘坡放牛的孩子焉能入她青眼？他虽名叫福娃，却自知此生没有这份艳福，与其讨个没趣，还不如敬而远之。

因此他的勃勃雄心只是把俄语学得更好，全班同学，别班同学，本系以及外系甚至俄语系的更高年级同学，都已经不是他心中的竞争对手，他要赶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喀秋莎”，赶上真正的俄国人，赶上在莫斯科广场激情演讲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因为有那么一天，他将乘坐国际列车前往苏联留学，在漫天的鹅毛大雪中头戴皮帽，身穿皮衣，脚登皮靴，与在列宁格勒迎接他的苏联老大哥们热烈拥抱。

刘道玉调动了向俄语发起全面进攻的“五国联军”。所谓“五国”，就是同时全方位地调动耳、目、口、手、心，所谓“联军”，就是多功能地进行听、看、读、写、记。他暗中让自己做着战争的演习，采用“五国联军”强攻的战术，四十五分钟内可以拿下一百个俄语生字，这比单纯的默读训

练要有效五倍，或者更多。但是，这种战士的姿势要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不能站着，即便在樱花树下；也不能躺着，即便在宿舍床上；只能坐着，而且是正襟危坐，如同面壁的高僧和修行的老道。

这个一心想做发明家的年轻人，据此又发明了强迫记忆法、追述记忆法、类比记忆法、交叉记忆法。他把俄文版的《门捷列夫周期表》《布特列洛夫传》《塑料之王》《联共（布）党史》，作为练习四种记忆方法的四座沙场，一本《俄汉小辞典》是他手中短矛，脑子里整天杀声震天，片刻不宁。“五国联军”，“四大发明”，让他练出了一身好功夫，他能一字不错地背完辞典中的单词，背完元素周期表，他还能背完一百多个同学的学号，以及同学间不断发生变化的绰号。

男生女生们无不为之惊叹：天生奇才！特异功能！一遍成诵！过目不忘！能够脱口背出《孟德新书》辱杀曹操的东汉益州别驾张松再世！班长兼俄语课代表的刘道玉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前来向他取经的同学，却轻轻地一笑说：“什么都不是，是我掌握了万物皆有的科学规律，坐过来，让我把这个规律告诉给你们吧！”

刘道玉的名字成了化学系同届毕业生们谈论的中心，低年级的同学把他当作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就连外系的学生也在暗中打听着他。特别是女生们，对他此生要做诺贝尔的决心感到好奇，一心想看看这个未来的东方诺贝尔长的是什么样。因为有人传说，刘道玉不仅要学诺贝尔的奋斗精神，还要学诺贝尔的终身不娶。中文系的才子就更要借此一展文才，他们给校报写了文采斑斓的文章，标题是《从珞珈仙山通往化学神境的道路上一块可琢之玉——刘道玉的故事》。

看到这个标题，刘道玉心中暗想，如果他们知道他原本的名字叫刘道雨，文章标题是否叫《珞珈山求学道上的风风雨雨——刘道雨的故事》呢？如果他们还知道他的小名叫福生，又叫福娃，文章标题是否叫《生于福中而知忧患的志者——刘福娃的故事》呢？说不定文章中还会围绕那个“福”字，写出一些福气临门、洪福双降之类的词来！

他却没有想到，他的福气真的临门，洪福真的双降！这一次扑面而来的福，是天下所有男子最是羡慕的艳福，而且艳福不浅。那位“穿着阴丹士林的工装裤”的城市小姐，那只名叫刘高伟的笑声爽朗的“鸦雀”，终于啄开他的男生宿舍的门，飞进了这个福娃的怀抱！四十七年以后，已是七



旬老翁，当年运交桃花的化学系男生在他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念念不忘地写道：

那是一个清风明月夏日的夜晚，我们相约来到东湖之畔一个名叫“元宝山”的小山上，相依而坐，相互倾诉着对未来的憧憬。她突然推开我，问道：“唉，还有一个问题你要说清楚，你到底是效仿诺贝尔当和尚还是要结婚？”“我崇拜诺贝尔，但我要结婚。”“那是为什么？”“因为诺贝尔是阳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诺贝尔的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的神箭！”

这个一心想当化学家的青年，仓促中却准确地答出一句物理学的话来。异性相吸，尤其是一对志同道合也不异的异性，在月光照耀的樱花树下，头顶上繁密的树枝全都是丘比特的神箭，两人又拥抱在了一起。倒在他怀中的高伟小声问道：“诺贝尔为做试验炸死了他的亲弟弟，你将来也会炸死我吗？”刘道玉想了想，坦白地回答说：“也许会吧，不过那六具尸体中一定有我，并且我已为你剪好了指甲，也为我们备好了棺材，因为诺贝尔生前对人说，他主要的美德是保持指甲清洁，从不累及他人。”高伟笑问：“而他主要的过失呢？”刘道玉说：“他说他主要的过失是没有太太，脾气很坏，消化不良。如果我们那样死了，我们的儿子会对人炫耀，他的母亲有诺贝尔一样的美德，他的父亲却没有诺贝尔一样的过失！”高伟说：“真不是个谦谦君子！”刘道玉说：“君子还应该是诚实的，我的确有太太，脾气好，消化也不错，吃什么都香啊！”

搂着这只爱说话的小鸟，他想他此生一定要她做他的妻子，唯一的妻子！他一定要做她的丈夫，唯一的丈夫！他一定不抛弃她，战争年代不，和平年代也不，永永远远生死死都不！将来有了孩子，他一定要做他们的父亲，同样是唯一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也不屑于吟唱什么美酒、沉醉、坟墓、甘露之类的诗句，但他会把他们此时的拥抱当作一首不朽的诗篇，珍藏在他一个人的心底，每天夜晚独自打开，背上一遍，清早起来对着窗口，再背一遍！

福运再次降临在这个乳名福娃的年轻人头上，武汉大学决定选派他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学位。对于副博士学位这个名词，他还是在五年前，

因担任“肃反”运动专职人员而荒废一年学业，重读化学系二年级的时候才知道的。此前他只知道国外和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有博士之说，比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便是著名的留美博士，对副博士学位却一无知晓。当1956年7月11日，高等教育部《1956年高等学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暂行办法》下达以后，他的脑子里曾经出现过自己头戴吊着小穗的方盖博士帽，身穿道袍一样宽大的博士服的英姿靓影，但他并不清楚副博士是否也要披挂这些东西。

暂行办法规定从本年起，全国部分高校招收490名学习期限为四年的副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经高教部批准，决定招收副博士研究生15名。那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化学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要想从事化学研究只能出国。刘道玉听曾昭抡讲过苏联的研究生学位制，它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博士，一种是副博士。对于一个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延期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来说，前者之难可以借用李白的一句诗，难于上青天。后者当然也不容易，它只是略低于博士，而高于欧美国家的硕士。副博士研究生学制三年，外国留学生三年半，多出的半年是学习俄语。获得副博士学位必须达到两个条件：一是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二是完成一篇与副博士水平相符的学术论文。

此时，已是1960年的冬天了，而他的身份也由化学系的学生变成了化学研究室的教师。这个消息不仅又唤起他当年的惊喜，同时他还感到一丝惊讶，几分诧异，因为此一时非彼一时，中国与苏联老大哥早已化亲为敌，反目成仇。《诗经》中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而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和苏联这对兄弟，对于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的态 度，却是一个御，一个不御。因为这样，中国留苏学生的人数，由50年代每年好几千名，锐减到一次只有一百多名，就这还要经过苏联更加严格的审查。

在国际风云像万花筒一般变幻的时代，中国还能选派最优秀的青年去苏联留学，包括学习最尖端的科学技术，苏联也还能够接受，并且提供师资、环境以及各方面的条件，这是有待于国际学家公正评价的命题。但是对于突然得到通知的刘道玉来说，只觉得这是一个异数，一次侥幸。有了六年前三名留苏学生全军覆没的败绩，为防万一悲剧重演，他没有立刻把这个喜讯告诉高伟。直到又一次的政审、体检、俄语考试他都顺利过关，就连上次挡住他去苏步伐的那双“香港脚”，这次也没有发出一丝异味之后，他才迈开两只健康的大脚，一路飞奔找到高伟，让她尽情分享他的

喜悦。

得知消息的高伟喜悦比他更甚，不过她很快就沉默了。刘道玉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了。”高伟忽然抬起头来，把《庄子·秋水》中的话加了一字问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刘道玉爽朗地笑了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不乐？”高伟索性说出来：“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不乐，全矣！”刘道玉大笑道：“放心吧，自从我听说了郭和夫母子的故事，我就与你山盟海誓过了。此生我决不做他生身父亲那样的风流诗人，也决不让你成为中国的安娜，让我们的孩子成为郭和夫与他的弟弟妹妹！”

高伟娇羞地折下一根柳枝，轻轻抽他一下道：“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生儿育女了？”刘道玉顺势拉了她的手说：“走，跟我去见曾先生吧。现在只差苏联那一关了，如果能够通过，我这一去就是四年，心里还真有些舍不得这老头儿呢！”

走进曾昭抡那间空空洞洞的住房，房屋主人又坐在灯下嘎嘎啦啦地学着日语。此前这个右派已学会了英、法、意、俄四种语言，不知何时又对日本话产生了兴趣。刘道玉忍着激动，强装镇定，开口叫了一声“曾先生”，然后平静地说：“有一个消息我想告诉您。”曾昭抡顿时紧张起来：“是……好消息吗？”高伟说：“目前还不能肯定是好是坏，他正是来请曾先生帮他分析的。”

曾昭抡舒了口气，站起身说：“噢，我也有一个消息，已经肯定是好的了，让我先告诉你们吧。”两人齐齐地看着他的脸，看着那张平时苍白憔悴的脸上这时现出一抹少见的红晕，不禁又互看了一眼。化学家曾昭抡一点也不会卖关子，他笑着说：“告诉你们吧，我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以后我不再是右派了！”

刘道玉首先叫出声来，虽然现在他的心里并没有把握，摘掉右派帽子的右派以后还是不是右派，但他从眼前这个摘帽右派的声音、脸色、表情以及站立的姿势上，已看出这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他说：“祝贺您，曾先生！”高伟也说：“祝贺您，曾先生！”两人说完，竟都想不出更多的话语。沉默片刻，刘道玉才说出去苏联留学的事，恭请这位曾经留学美国的化工博士以切身的经验，对他的研究方向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曾昭抡听了一声不响，再次起身，弯着腰哆哆嗦嗦地四处寻找着，高

伟着急地问：“曾先生您找什么？”曾昭抡说：“酒！”但他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找到的却是一只空酒瓶，放下酒瓶又去寻找茶筒，改了口道：“那就以茶代酒吧！”不料茶筒里装着大半块泡白的肥皂，端起来直往地上滴水。刘道玉说：“别找了曾先生，我们索性来个以水代茶，俗话说人好水也甜，君子之交淡如水，相处两年，让我们师生之间的全部情谊都溶在这清水之中！”

高伟从房间的三个地方找到了三只空碗，其中有两只还沾着苞谷糊的残羹，料定是这个著名的邈邈右派吃过饭后没顾上洗，准备下一顿继续这样装饭。曾昭抡不好意思地看着两个年轻人帮他洗碗刷锅，接着去倒开水。篋壳的开水瓶里却也是空的，最后高伟只好从水管里接了三碗凉水，笑呵呵地向他走来。曾昭抡忽然说一声“慢”，从一只玻璃瓶里取出三粒糖精，分别放进三碗水里，等着它们慢慢融化之后，方才举碗相庆说：“这就是化学，看来化学无处不在呀，年轻人，让我们为伟大的化学干杯！”

刘道玉煞有介事地纠正道：“先生说错了，是干碗！”

曾昭抡丝毫没有犹豫，建议刘道玉继续研究有机氟化学：“有机氟化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国内刚刚起步，高等学校尚是空白。你现在已经涉足这一领域，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所长 N·L·克努扬茨院士，也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你学成以后，回来继续领导学校的有机氟化学研究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有机氟化学和有机氟工业做出贡献！”

他的声音缓慢，拖沓，涩滞，沉重，刘道玉的心里像阴影一样飘过“遗嘱”二字。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位生不逢时的老人眼里溢出了泪水。当他说到学成回来，说到“领导学校的有机氟化学研究工作”这句话时，刘道玉感到一阵悲凉。是的，这句话无论是祝贺，还是赠别，它的声调都像是临终前的遗言。大名鼎鼎的曾昭抡自从被打成右派，离开北大和爱妻俞大綱南来珞珈之后，身体每况愈下。从他过去的言谈中，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来日不长，加之时世艰难，无米下炊，恐怕会负了李达校长将他横刀夺来的一番苦心，只能把这未竟之志寄予这位年轻的助手了。

学校很快转来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刘道玉于 1961 年 1 月 8 日赶到北京，在外国语学院接受短期的俄语培训，同期进行必要的出国准备。此时

已经临近新年，他的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或许早已储存在他的心里，只不过他一次次地将它强按下去，像对付一匹顽皮的小马驹，不让他挣脱笼套冲出圈外。现在他不想再委屈他了，他要让它得到公平的待遇，顺其自然地奔向那一片美丽的芳草地。这么想着他的热血奔涌，心儿狂跳，气喘吁吁地冲出他的单身宿舍，再次闯入高伟居住的樱园。

正在灯下写信的高伟吓了一跳，站起身问：“又发生什么事了？留苏有了新变化吗？”刘道玉鼓足勇气说：“不，目前还没有，8号就要离开你了，我是来向你求婚的。高伟，我们结婚吧！”高伟愣一愣怔，随即也气喘吁吁道：“我答应你，什么时候？”刘道玉像宣誓一样伸出食指，举到她的眼前说：“就是新年，元旦，1月1日，象征着我们的幸福生活从那一天开始！”接着又问：“你在给谁写信？”高伟反问道：“你说是谁？”刘道玉说：“一条只有你才知道的快乐的鱼，快让我看看！”

高伟飞速地撕下那页没写完的信笺，把它揉成一个纸团，攥在手心里说：“本来是要给你在国际列车上看的，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刘道玉急得喊道：“那上面有我的名字，那就是我，我感觉你把我攥疼了！”高伟说：“对，我要把你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攥一辈子！”

20世纪60年代，又正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过节要革命化，过年要革命化，结婚也要革命化。所谓革命化就是不花钱，不花时间，不花精力，一男一女到照相馆照一张革命的结婚照，去派出所领一张革命的结婚证，在单位举办一个革命的结婚典礼就是了。并且当天下午还要坚持上班，次日一早也得继续工作。但是，无论怎么革命，作为人生的头等喜事，总得让前来庆贺的同事和朋友们吃上喜糖。而在当时，凭一张结婚证可以在供销社买两斤黑色的麦芽糖，两斤糖大约连一百粒都不到。刘道玉暗自盘算，他们的嘉宾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那就意味着平均一人还吃不到一粒，于是心生一计，他让高伟拿着结婚证到一个供销社买过两斤麦芽糖后，自己又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到另一个供销社再买两斤，第二次买的时候用大拇指按着盖过公章的地方。

四斤黑糖还嫌单调，他们又去市场买了十多斤大白萝卜，添水放盐煮成一大锅萝卜汤，里面放上几个干红辣椒，让嘉宾们一人喝上一碗，喝得大家直叫好辣。有人追问新郎新娘是哪方土地的神，得知双双都从小生在湖北，就“哦”的一声叫道：“一边靠着不怕辣的四川，一边靠着辣不怕的



1961年1月1日结婚照

湖南，原来是两只怕不辣的九头鸟哇！”

蜜周之后，刘道玉告别新婚妻子，前往北京参加留苏预备部组织的出国前培训。这届留苏学生共六个班，一百二十人，各方面相差甚大。学历从进修生到研究生，年龄从二十多岁到近五十岁，俄语

水平从发音启蒙到读、听、说、写基本都会。他被分在一班，又担任了班长。除学俄语，留学生们还得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经典著作选读》，按照苏联研究生的学位规定，申请副博士学位者必须修习以上两门理论课，成绩在国内达到三分以上，只要得到苏方承认，到了苏联可以免修，这样能把在苏的四年学习减少到三年半，为国家节省半年学费。

12月中旬培训结束，一班班长刘道玉各门成绩都是100分，换成苏联的五分制就是全优，如果择优留苏，他将首当第一。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留苏预备部的领导突然宣布，由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苏方对于本届中国学生留苏至今没予批复，要大家暂回原地等候通知。一瓢冷水从刘道玉的头顶浇到脚后跟，让他浑身上下都凉透了。不过，紧接着又是一个然而，六个班，一百二十名培训者中，因为成绩突出，他居然成为唯一的幸运者，而且被通知录取的专业正是曾昭抡建议的元素有机化学，新年一过，就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报到。

一只帆布箱，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呢子大衣，作为中国公费留学生最高规格的统一配制，被两个笑嘻嘻的工作人员抬到刘道玉的面前。放牛郎出身的刘道玉两眼发光，等着工作人员走了以后，他关上门，用手在上面摸了又摸，全都是毛乎乎的，好像刚出生的小牛犊子的嫩皮。别说比他少年时在家穿的土布褂子，就是比他现在穿的用布票买的斜纹平板布做的制服，也要高出十几个等级。

他把每样服装都试穿了一回，对镜自看，觉得他穿中山装像孙中山，

穿西装像陈独秀，提着帆布箱的则像留日归来刚刚走下轮船甲板的鲁迅先生。最后想到的一个人物还是诺贝尔，这是他心中最崇拜而且永远要追随的人。虽然他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不会像那个西方的发明大王，但是他衣服里面裹着的胸膛，胸膛里面藏着的心，却依然和那人连在一起。到了莫斯科，他感觉到离那人近了一些，虽然那人不在这个国家，不在这座城市，也不在这个世界上。

在莫斯科寂静的夜晚，孤家寡人的他偶尔会听到从对面不远的一个窗口传来几声用中文唱的俄罗斯民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鸟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心儿多欢畅，在这迷人的晚上……”这时候，他的眼前会出现一张中国留学生的深情的面容，并且立刻想起自己的妻子，假若她此刻也在莫斯科，在这迷人的晚上，在这美丽的夜色里，那是多么好啊！

他收到高伟的信，信里告诉了他一个令他狂喜的秘密，她已经怀了他们的孩子，那是在他临出国前，她从珞珈山赶来为他送行时留下的爱情结晶！高伟说，十月怀胎的说法如果不假，他们的孩子就会在今年的11月份出生，她感觉着这是一个男孩，而且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男孩。她命令他从现在起，就开始给他们聪明的男孩准备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要有纪念意义。

几个月后要做父亲的刘道玉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之中。妻子的命令就是懿旨，他从床上纵身而下，推开窗户，仰望着蓝色夜空中的星星和月亮。他想到苏联，想到莫斯科，想到马克思和列宁，想到妻子说的纪念意义。忽然他想到了两个字：维宁。这个宁除了列宁，还有世界的安宁，今夜的宁静……

他决定今夜就给高伟写信，向她报告，他们即将问世的儿子就叫刘、维、宁！

回国以后，他才见到这个名叫维宁的，果然生性宁静的儿子。但是宁静的日子只过了四年，就被“文化大革命”突然打破。

从苏联回来，担任了武大副教务长的刘道玉，很快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苏修特务，并且还是武汉保皇组织“百万雄师”的黑高参。刘道玉自己还蒙在鼓里，化学系的一位同事深夜敲门，告诉他校园已经传遍一个消息，三天后“百万雄师”要血洗武汉大学。这次行动

里应外合，有刘道玉做武大的卧底，联络信号是阳台上的一支拖把，大头朝上就是发动进攻，小头朝上就是收兵回营。同事让他千万小心，不要落在造反派手里，否则会被生吞活剥，不得好死。高伟吓得直问：“怎么办？怎么办？”刘道玉临危不乱道：“听孙子的。”高伟看着床上睡着的维宁说：“儿子还不满五岁，哪来的孙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刘道玉说：“我说的是孙武，兵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事不宜迟，今夜我们就走！”

他们立刻开始做逃跑的准备，高伟从柜子里翻出全家的换洗衣裳，刘道玉去检查窗户的时候，想起阳台上那支谣言中的拖把，发现因为白天拖完地需要滤水，正是大头朝上，“百万雄师”进攻的暗号。他把它倒了过来，心里同时想到“颠倒”一词，继而想到眼前这个世界都是颠倒的，像这支任人处置的拖把一样。但再一想，小头朝上是撤退的暗号，怎么着也是有罪的，只好让它平躺在地上，接着索性又拿起来，放进屋里把门关上。夫妻二人忙乎一阵，一个提着简单的行装，一个抱起床上还没醒来的维宁，拉熄了灯悄悄溜出门外，反手把门锁上，轻着脚步走出宿舍楼，才想起还没决定往何处去。

到处都有“反戈一击”的战士，到处都有“揭老底”的战斗队。高伟心惊胆战地说：“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只能到我二哥那里！”她说的二哥不是亲哥，而是关系比较亲近的一个堂兄，两口子都是朴实的工人，家住长江彼岸的汉口古田，那里是化工厂、冶炼厂、电信器材工厂的所在地，也是“百万雄师”的大本营。这个组织号称百万绝非吹牛，如果把支持它的群众也加起来，岂止一百万，两百万也打不住。

午夜的寒风中，刘道玉站在一棵樱花树下，综合分析了一下整个局势，迅速作出部署说：“同意去二哥那里，但不能直接去，得迂回！”

于是他们绕了几个弯子，先到一个可靠的同事家，敲开房门，说了情况，在客厅里坐到后半夜，也不开灯，然后抢在天亮之前出来，抄小路离开武大校园，来到有车通往江岸轮渡的公交车站。这时天快亮了，儿子维宁也醒了，直问爸爸妈妈要去哪里，高伟说：“去二舅家。”维宁问：“为什么去二舅家？”刘道玉说：“二舅家是工人阶级，没人敢去捣乱！”维宁又问：“为什么是工人阶级就没人敢捣乱？”高伟说：“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维宁继续问道：“那你们是资产阶级吗？”刘道玉说：“爸爸本来也是无产阶级，小时候家里只有几亩地，几间房，几头牛，没有多少资产。”维宁睡足

了觉，这下来了兴趣，穷追不舍道：“那你长大怎么成了资产阶级呢？”

不远处有了汽车的响声，几个人正向站牌下走来，高伟拍一下儿子的小屁股说：“车来了，不问了，资产阶级是坐老爷车的。”维宁正要问老爷车是什么样的车，这时公交车“呜”一声开到面前，打开车门，刘道玉抱起维宁，一步登上车去，从张大的嘴里吐出一口长气。

1968年10月，他的长子维宁六岁，妻子高伟又生下他们的次子，他给这个儿子取名维东，同样是一个打上时代烙印的名字。中国人民不敢再像三十五年前，刘道玉那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一样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地为儿子取名福元、福娃了，因为再那么取不仅绝对无福可享，反而必将有祸来临。

在“文革”后期，刘道玉与中国教育界的新生事物“工农兵上大学”，与教学改革小组，与工军宣队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导火索是化学系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一个可笑的教改方案，本着专业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的原则，要开办几个专业为社会所用。一个是灭火剂专业，它能为消防官兵提供灭火的武器；一个是灵芝草专业，它能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的免疫力。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的灭火剂，全称叫含氟航空灭火剂。是1958年刘道玉做大右派曾昭抡的助手时，在既无资金又缺设备和材料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领着有机氟化学科研组的四个研究人员，于1960年研制出来的一种化学产品。灵芝草是长在深山老林里的一种名贵的中草药，对某类疾病有神奇疗效，民间传说和戏剧《白蛇传》中，许仙被酒后现出原形的白蛇吓死之后，白娘子带着小青到昆仑山上把这种仙草盗来，让她的丈夫许仙喝了起死回生。

刘道玉说不行，灭火剂和灵芝草是两个产品，作为专业来开会让天下人耻笑；教改小组提出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比方说用灵芝草和灭火剂来带动，他也说不行，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可以，但对教学是带不动的；造反派出身的工农兵学员最后提出要火烧“三层楼”，意思是取消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这三个教学层次，他还说不行，“三层楼”是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符合教学规律的自然模式，“三层楼”只要烧毁一层，你们这些号称来学化学的人住在哪里？对方又要造反道：“说到底你还是想回到十七年！”刘道玉说：“别管多少年，要是一把火烧了，那就一年没有